

编者按

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只要简单的百度一下，一个很长的时间表就把世界上这一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出现过的重要人物一一带到你面前。此时，你会发现，有些事永远值得我们去重读，有些人的确不应该被时光淹没。我们从“历史上的今天”里，选取一个女性人物或者一件跟女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件，用全新的角度来解读、来认知、来反思……让旧闻与新闻相互呼应，让过去与今天在此谋面。我们把把这个栏目叫《“今天”的她》。

“今天”的她

## 锦江饭店：一个女人的传奇

1997年12月6日，19年前的今天，传奇女子、我国早期女企业家董竹君逝世，享年98岁。



魏剑美

1971年出生于湖南永州。多家报刊专栏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步步为局》《空城》、杂文集《下跪的舌头》等十余部。获鲁迅杂文奖等奖项。现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说她是“传奇女子”丝毫也不夸张：她12岁被卖入青楼；14岁跳出火坑与国民党人夏之时结婚；18岁成为显赫一时的都督夫人；经历婚变的地勇敢创业，在数次失败之后创办了著名品牌“锦江饭店”，成为上海滩首位女老板；建国后她大义凛然，将价值15万美元的饭店无偿奉献给国家；到晚年她还出版了长篇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被拍成电视连续剧《世纪人生》……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回顾董竹君百转千回、跌宕传奇的一生，最为了不起的一点就是，无论在逆境还是顺境之中，她始终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将成功和幸福寄望于命运和他人。

董竹君出生于上海一个贫寒的家庭，身为黄包车夫的父亲因病重，将她以300大洋抵押在妓院卖艺不卖身。这对年仅12岁的她来说不啻灭顶之灾，但小小年纪的她懂得，要逃离火坑必须得自己想办法。她一方面发挥自己人靓嘴甜嗓音好的优势，赢得身边人等的关照和各路客人的好感，另一方面留心客人中的侠义之士，寻求脱身之方。当时，同盟会员、四川副

都督夏之时因为被袁世凯通缉而浪迹上海的烟花柳巷。董竹君相中了这个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却拒绝让他出资为自己赎身，她的理由很简单：我又不是一件东西，将来哪天你一不高兴就说是你花钱买的！为此，她丢弃全部的金银首饰，逃离青楼，与夏结合。但她事先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不做小老婆；第二到日本后送她求学；第三将来归国他管政务自己管家务。

类似的才子佳人故事不少，但像董竹君这样一开始就确立家底地位和人格平等的清醒女子并不多见，尤其是她明确的“求学”愿望，更是不愿也不会仰男人鼻息的一种宣言。事实也证明了她的远见。在从日本归国后，丈夫虽然一度成为显赫的四川都督，但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让夏突然失势，郁闷的他意志消沉，甚至沦落到整日搓麻和吸食鸦片的地步。与此同时，他对连生四个女儿的妻子也是越看越不顺眼，冲动之下甚至还拔枪威吓。董竹君忍无可忍，终于愤而出走，带着四个女儿回到上海。她就不相信，一个具有智慧和勤奋的女人难道还养不活自己和四个孩子？

董竹君在成都办过办厂的一些经验，因此她典当细软，又找到早些年的朋友，一起办起了群益纱管厂。但产品销路不好，只能勉强维持。又值战乱，日机炸毁了她的厂房。眼看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自助者天助之，她的有心和努力终于赢得了命运的垂青。1935年3月，在义士的援助下，转变思路的她创办了“锦江川菜馆”，大获成功。接着她又创办了“锦江茶室”。当时她万万没想到，由这两个“锦江”牌号合并而成的“锦江饭店”居然成了中国最知名的顶级饭店，建国后成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上海开会的地方，还先

后接待过4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当然，一个弱女子要想在上海滩这样复杂的地盘创业发展谈何容易，她既要应付杜月笙、黄金荣这样的黑恶势力，又要在国民党人和日本人之间周旋，同时还涉及到与共产党地下人士的关系处理。“八一三事变”后，入侵日军对董竹君威逼利诱，要她去日本军部开分店。董竹君决然出走，誓死不从。在菲律宾颠沛流离，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和兵乱劫掠之险，靠做点小生意聊以度日。直到1945年1月抗战胜利前夕，她才带着一家人回到上海，重新打理她那面目全非的两个“锦江”品牌店面。

董竹君的命运百转千回，历经苦难和颠沛，也穿越繁华与璀璨。她始终坚信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女人必须牢牢把握自己的命运。她不仅自己终生秉持着这一信念，更将之贯穿到对四个女儿的教育当中。培养她们热爱劳动、乐于助人的品性；给她们看进步文艺书籍，讲解人生道理；锻炼女儿们的社会适应能力，甚至让年仅12岁的女儿一个人从上海去南京接济亲戚。当年鲁迅先生在一个暑期学校做《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尽管董竹君知道孩子们都还小肯定听不懂，但她还是带上四个女儿一起去听，为的是让她们在进步思想的氛围中受到熏陶。也正因此，她的四个女儿后来都各有所成，成为她最大的欣慰。

不能不说，董竹君的人生不仅仅带着奇幻的传奇色彩，更闪烁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它烛照着旧世纪女性奋斗的历史，也启迪着新时代女性自我的实现。

编者按

都说湘女多情，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多艺、多金、多福……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在这里，她们可能是美丽的、聪颖的、温柔的，也可能是火辣的、彪悍的、柔中带刚的；在这里，她们都是一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隔壁大嫂……

细读湘女

## 郴州女子，湘南最美的遇见

一直认为，郴州女子是湘女中很特别的一支，这种感觉出自苏仙岭上的诗文，也来自郴州咿咿呀呀的昆曲。



陈晓丹

资深媒体人，先后任职湖南广电《湖南广播电视台》《金鹰报》编辑部主任、经世图书负责人、《芒果画报》主编，芒果影视作品宣负责人。现为自由生活家、文化围观者，艾源堂文化创始人。

下班后的罗艳却让我意外，蛾眉淡扫，举止温婉，

12月的湘北还在寒风怒号，湘南的郴州却和煦如春。走在北湖区人民西路，空中传来游丝一般的笛声，伴着唢呐、三弦和鼓板的气息，有女子一唱三叹“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湖南省昆剧团就在这条街上。昆曲中是晚明江南的小桥流水，而我很想看看昆曲后的女子是何模样。

推开湖南昆剧团团长罗艳的办公室门，她正在轮番接待财务、劳资、经营部门的负责人。她像一座不怒而威的山，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杂乱的工作渐自清晰，同事们如释重负，走马灯似的穿梭。全部工作结束已是黄昏。这是我

与此前声惊四座截然不同。她的家在闹市一隅，把门一关就进入了安静的小世界。“人前动，人后静，想唱好戏就需要安静地修养自身。”她微笑着说。

她喜欢品茶，有时邀二三好友，有时自斟自饮。那日我们品安化老黑茶，我注意她泡茶的手，指如葱根，长而白皙，手势稳而慢，兰花指一勾，黄亮的茶汤随着手腕的旋转徐徐滑入公道杯。我们慢慢闻香、啜饮，直到舌尖氤出淡淡的荷叶香。她又点燃一根沉香，烟道袅袅婷婷地飘着，不禁清唱起来：“烟淡淡兮轻云，香霏霏兮桂阴……”她的眼神随着流丽悠远的唱词而在空中移动，似在捕捉一缕自下而上由近及远的清烟。

“这是昆曲《玉簪记》‘琴挑’里对香的描写。昆曲对香、茶、琴都有描写，多么美啊！我庆幸自己找到了挚爱一生的事业！”罗艳把湘昆视为生命，而她的生活就是不断地感悟昆曲，在音乐的世界里，我思故我在。

她的格局如此多元而包容，工作时意志如钢似铁，曾有采访过她的记者形容她：“坐在那里就有一股强大的气场，舍我其谁。”而生活中却温情款款，宽厚诚恳。我很好奇，郴州女子为什么会这样？

秋霞则展现了郴州女子另一种风采。秋霞的家在永兴——冰糖橙的故乡，自从到长沙工作，她的郴州胃就开始闹革命，她时刻想念永兴的冰糖橙、栖凤渡的鱼粉、资兴的烧鸡公。每年初冬冰糖橙成熟的时候，

她都兴高采烈地返乡，再拖上满满一车橙子回长沙。

我至今记得她在微博发的一张自拍，推着板车，一车满满的冰糖橙，露出20颗牙齿的笑容，下配图片说明：“你们吃橙子的时候，要记得我的辛苦哦。”那是她工作第二年的照片。来回几百公里的路途，就为了这一车橙子，而这车橙子，她几乎都分给了别人。

秋霞说，很想回郴州，她的很多女同学大学毕业后都回到了郴州，“长沙不比郴州好吗？”“哪里都没有我们郴州好！”她自豪地说。我忽然想起苏仙岭三绝碑上秦少游的词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那淡淡的怅惘，或许正是郴州女子对故乡山水的挚爱与不甘，郴山郴水自多娇，为何要到别处去？

因为一个采访，我在郴州莽山逗留数日。行走在莽山的日子，看群山苍茫无垠，鬼子寨的古道上骡马奔流，不禁豁然开朗。郴地多山，广大辽阔，是否正是郴州女子格局大气、纵横捭阖的地理成因？而千百年来骡马古道带来的驿站文化，以包容与接纳为特征，是否又是郴州女子慈悲喜舍、包容万象的历史成因？

无论是湘昆背后古韵悠长的文女子，还是东江湖泛舟的渔家女、莽山九叠亭的卖茶女，甚至众多不舍故土的女学生，郴州女子都是湘南最美的遇见。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有时候，美无须冠以美之名，就在浅浅的呼吸里。